

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

□特·赛音巴雅尔



喝完早茶,给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打电话时,他的孩子告知:“去上班了,走了有20来分钟了。”再给机关打电话时,他的秘书告知:“刚进来拿走本书就去开会了!”

我和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,相识在去年。说来话就长了。那是去年7月中旬的一天。内蒙古军区历史学家、《成吉思汗史记》的作者赛熙亚乐同志到我家做客。在闲聊中,他问我:“赛音巴雅尔同志,你是否要参加今年8月30日到9月5日在呼和浩特召开的关于《蒙古秘史》国际学术讨论会?”当时我说道:“要开这个会议吗?我没接到通知,或许他们觉得我是搞写作的而不是搞学术研究的就不叫我出席喽。说真的,我曾经把《蒙古秘史》当作高等学校教材给学生上过课来着!”赛熙亚乐同志深感诧异:“你曾经当过老师?何时何地教授过《蒙古秘史》?”

我略加思索后,说道:“约于1956年冬或1957年春,我在内蒙古师范学院(今内蒙古师范大学)执教并给专科班上文章选讲课时,对那时刚出版的《蒙古秘史》怀着

极为惊奇赞赏的心情去选讲某些章节的。“哎呀,这么说来你或许在我国开了把《蒙古秘史》当成大专院校教材的先河哩!”说得八分认真,二分幽默。“当时我还年轻,才疏学浅,外加有关《蒙古秘史》的参考资料委实奇缺。而究竟怎么讲授的,又胡说了些什么,现在都记不起来了,想必谬误不少,甚至传为笑柄的东西也在所难免。”

“那倒没什么,但当时把它当成高等院校教材可不简单噢。回呼和浩特后,我一定把这一情况反映给主管本次会议筹备工作的宝力高同志,你收到邀请书就去参加!”赛熙亚乐同志说了又说便握手告辞了。

不久,本次会议筹备组便给我发来了邀请书。我就起草了一篇关于《蒙古秘史》的文学性及其在整个蒙古文学的发展史上所起的作用的论文,出席了本次会议并借此良机结识了世界诸多蒙古学专家,其中就有来自蒙古人民共和国的代表团团长、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、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学者、作家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。

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年逾古稀,可以说是出席本次会议的世界各国学者中最年长,在学识方面也最为出类拔萃的,因而,受到了与会者们的敬重和钦佩,有人赠送自己写的书和论文当作了相见相识的纪念。我也不甘落伍,在一次会前,也向他赠送了自己写的几本诗歌集、散文集和主编的《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》。

转眼间,又过了几天。关于《蒙古秘史》国际学术讨论会,虽是在呼和浩特召开的,实则旅游到乌兰察布盟达尔罕毛明安旗驻地百灵庙才告了终。那一夜,会议闭幕宴会,主持宴会的那仁巴图同志搞突然袭击,冷不丁宣布“参加本次会议代表,来自北京的诗人、作家特·赛音巴雅尔同志向大家献歌”时,我虽感到惊讶,但不知是由于酒热热心,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,没有踌躇犹豫便站了出来,清了清嗓子道:

百灵鸟婉转鸣啾之地,
多国学者荟萃欢聚之时,
哈布图哈萨尔后裔接待宴请的盛筵,
与会全体代表高歌朗诵的大喜日子,
“我不会唱也得唱,并且不是用嗓子唱,而是用心去唱!”我说完,就唱了一首民歌。没承想,唱完刚落座,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就走到我身边,说道:“我找过你好几次!”“有事吗?”我问。

“我准备明早起程回国,走前想托付你给我办一件事。”“托我办什么事?”我给他搬来了一把椅子。

“我们这次来你们国家,了解到不少事情,尤其你们的国家给我们出的书真多,但我们国家给你们出的书相比之下相当少。我读了你所馈赠的书——《中国蒙古族当代文学史》,看来你不单了解内蒙古的蒙古族作家,也很了解其他省区的蒙古族作家。因此,希望你给我们编三本书如何? 具体来说,就是《中国蒙古族诗歌集》《中国蒙古族散文集》《中国蒙古族小说集》。”

对于我来说,对这一委托一方面毫无思想准备,另一方面当时中蒙两国关系比原来虽为改善,但两党两国关系仍未正式恢复,稍不注意会引发各种嫌疑。可这几年我有了接待外宾的一些经验,便说:“我给选编后,你们能保证给出版吗?!”以提问式做了答复。

“那当然,你给选编我们给出版。你筛选作品时,尽可能多选那些写和平、写爱情、写劳动和歌颂祖国、歌颂山水、歌颂美好东西的作品。”接着,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又问道,“你懂新蒙古文吗?”

“懂,30年前曾学过。”“那就更好,你以新蒙古文给我们编吧,如用旧蒙古文编的话,到我们那儿就会发生译到新蒙古文的问题,怪麻烦的,会耽搁付印时间。”

回到北京,我把这事向中国作家协会领导做了汇报,取得同意后,按照要求编好了那三本文集。因此,这次来蒙古人民共和国友好出访的又一项任务,是想了解这三本书的付梓或印进展情况。因此我到乌兰巴托的第二天,当蒙古人民共和国作家协会主席德·策德布接见我们并提出“你们在蒙古有没有需要见面的亲戚或朋友”时,我就率先告知“我有事想跟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见一面”,并从德·策德布那儿要了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住宅和办公室的电话号码。

由于未得以和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通话,我们去参观了蒙古人民共和国国家图书馆。馆长纳·查嘎齐女士,年约50岁来。从她那介绍图书馆情况的熟练程度,可以看出她是一位态度和蔼、健谈风趣、知识极为广的人。相谈中,我们得知她是作家拉·图德布的爱人,故而兴许在她在爱人同行的分上,抑或在遵循馆内固有的规矩,她把我们都领到了珍品储藏室。在那里,我见识了未曾在我国看到的《金瓶梅》蒙古译文版本。临告辞,纳·查嘎齐又把她爱人日前才出版的

纪实长篇小说《向革命报告》,馈赠了我一本。

下午5点,我们想看看乌兰巴托市内的情况,又想看看下班人员的精神风貌,而走出宾馆沿着柏油路向国家商场走去。乌兰巴托市的示意图上管这条大街叫和平大街,果真是名副其实的平坦宽广。这里见不到骑自行车的人,公共汽车、小汽车往来如梭,国家干部、工厂工人、大专院校和中小学校的学生沿着马路两侧的人行道上走得行色匆匆。见到此情此景,我不期然想起我的同学、蒙古族作家苏尔塔拉图在《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出访演出的日子》一文中的描述:“在那些行人中,像数捻佛珠般矫情造作者几乎不见,个个昂首挺胸,男的头戴早獐皮帽、身着呢子大氅、甩膀子迈大步时,女的用彩巾缠头或戴上绒线编织的帽子、外套红绿蓝黄等大衣、手挽手肩比肩地投足举步的样子,令人深感文明雅观。”不得不暗暗钦佩他那贴切真实的文触了。正值此刻,迎面走来一位戴着眼镜、穿着蓝呢大衣的颇感面熟的老者。我心想:异国他乡还能见到熟人? 人生还有这种巧合? 抑或是他与我的熟人长相近似? ……这时,老者径直走过来低声问道:

“是赛音巴雅尔吧?”噢,原来是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。“踏破铁鞋无觅处,得来全不费工夫。”——我喜出望外,紧紧握着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的手一连声地问安颂康后,又向他道出了这几天打电话寻访的全部经过。

“我早晓得你来了,是德·策德布用电话通知的,可这几天因为参加在我国召开的世界蒙古学专家会议而比较忙。不过,明后天一定挤出时间去看望你的!”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一说完,我问道:

“先生,您这是去哪儿? 何必这么以步代劳呢!”

“下班回家呢!”

“您是年事很高的作家、学者,又是领导,为什么不动用小车而以步代劳呢?”

“步行,一方面对个人有好处,通过步行可以解除一天开会的疲劳;另一方面对国家有利,可以节约汽油。”他笑了笑,答道。

沙·那楚克道尔吉先生是年逾古稀的人,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院士、历史研究所所长、学者、作家,但他却如此朴素廉政。刹那间,他那因年迈而稍显佝偻的身板,令人想到乌兰巴托市南耸立的博格达山峰!

(摘自《从阿尔卑斯到罗马》,作家出版社2013年12月出版)

差土豆丝好远。入口香是山芋饼,做法复杂些,把山芋切成厚片,上锅蒸熟,剖开夹肉,用面糊裹住,煎至两面金黄,食之味道极佳,只是难得享用。庄人喝酒,喝山芋干酒,如有山芋叶酒,即舍山芋干酒。山芋叶酒,味苦,辛辣,喝下去头疼,但价格便宜。喝酒亦讲究,用小锡壶装酒,壶嘴尖细,线条流入酒盅。酒盅极小,捏起来,嘴上一抿,很有趣味。

这个大队有10个生产队,各队庄子掩映在树林中,家家草屋,排列整齐或者不整齐,有齐人高的土围墙,屋后栽树,前面是菜地,门口有猪圈,猪一头,大小不等,猪圈用绳子拴住。推围墙门进去,左边或右边是锅屋,正面三间屋,堂屋不大,有矮桌一张,镰刀、锄头、锹、布兜子等,散乱在地上,堂屋后墙不开窗,开窗会走财气,墙上光溜溜,不贴画,也没有主席像。东边屋子里放一张床,西边屋里也放一张床,床上一团被子,垫着篾席,粗糙硬凉,篾刺戳肉,大人小孩光屁股睡,倒也习惯。

庄人以姚姓为主,来源不可考,前几年烧了谱牒,辈谱不再接续。此地民风古朴,大人小孩不说脏话,不习惯称“同志”,有官职喊官职,无官职喊会计,见老师喊先生,喊老王不喊小王,喊小王就是小看人。骑车遇到人,跳下来招呼,再骑上去,不能骑着招呼。人走家门口,主人要说:吃过啦、来家啊、坐坐啊等等,不招呼是不对的。庄人口拙,不会讲大道理,没有爱队如家的想法,疾风暴雨式的农民运动,早已过去,他们没有得到更多的东西,所以劲头不足,下地走得慢,做活喜欢歇,互相攀比,多一锹不挖,多一镰不割,他们把充沛的精力和最好的肥料用在自留地上,这一小块地是他们自己的园地,他们不叫自留地,叫小园地。

(摘自《姚庄杂忆》,作家出版社 2014年3月出版)



▼作家出版社新书推荐

《双生》



【葡萄牙】若泽·萨拉马戈 著
黄 茜 译
2014年3月出版

一次偶然的观影,打破了历史教师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宁静的生活——他发现了一个和自己长得一模一样的人。此人在一部过时的三流电影里扮演旅馆接待员的角色,不仅相貌、身材、声音与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神似,连唇上的髭须、腿上的疤痕、手臂上的疤也与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相同。此人到底是谁?失散的孪生兄弟、纯粹的生物学上的奇迹,抑或造物的流水线上诡谲的复制品?特图里亚诺·阿丰索不禁毛骨悚然。带着极度的紧张和深深的困惑,他开始了对这位陌生的“双生子”的疯狂调查……我们都以为自己独一无二、不可复制,可谁知道呢,一个不可解释的神异现象,就能粉碎对自我身份的认知,就能动摇我们全部的生存信念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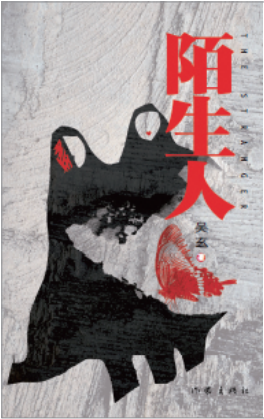
《大美唐布拉》



鹏 鸣 著
2014年3月出版

《大美唐布拉》是一部“山光悦鸟性,潭影空人心”的游记散文力作,文字隽永灵秀,立意高远飘逸,是一次历史的漫游,更是一次文化的苦旅。汉唐雄风在雪峰山间回响,金雕骏马在草原溪流上遨游。全书收入散文70篇,作者或以清新淡雅的文字、诗情画意的描述,让人领略唐布拉草原“天然长卷、百里画廊”的秀丽壮美;或以周详的记事手法,记录历史人物和当地风土人情,笔力纵横,处处闪耀哲思和智慧;或以个人体验和感悟,写各民族文化风情,涉笔成趣,意味深长,使人身临其境。这本书更像是一部丰富多彩的旅游地图,包揽了伊犁河谷、喀什河谷的山川地貌、历史传奇、民族音乐、饮食文化等。在这个散文天地里,屏蔽了大都市的喧嚣浮躁,抹去了红尘俗世的尔虞我诈和故弄玄虚,有的是碧水蓝天、雪峰云杉、物我两忘、宁静致远。

《陌生人》



吴 玄 著
2014年1月出版

《陌生人》是一部哲学小说。小说讲述了一段寻求安稳之所的旅程。在这个旅程中,人生虚妄,爱情只是一味灵药,故乡也化作一种遥望。【所有的希望终证实为幻想,一个人的自弃便就成了必然。《陌生人》写分裂时代中分裂的个体,写鱼不畏网畏鸢鹞。在这样一个分散的非集体时代,是否将自己摆在主流价值观的范畴其实无关紧要——实际上,人们都在寻求一个归宿,不断认同,不断依附,不断丢弃;翘首盼望那永恒的居所,内心则因不得其途而焦虑不安。

《八百岁少年传奇》



高国镜 著
2013年12月出版

这是一部时间跨度千余载的长篇小说,虽为神话,却折射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,可谓一幅中国山村的变迁长卷。一个家族的秘史,凸显了多光影照人的英雄。书中的主人公老国与黑暗势力展开了一场又一场生死较量,可谓惊天地泣鬼神。小说大胆想象,却又是一部现实版的拯救环境的交响乐。故事把诸多神话人物联系起来,于生动感人的细节和情节中,抒写了人的美好心灵,是一部歌颂生命和生态文明的文学作品。

《不要喧哗》



贾丽婕 著
2014年1月出版

本书记录了一位16岁的中学生对文学和哲学最真实的认知。作者在生活的细节里探寻着淳朴的美和最初的感动,在安安静静阅读中享受着与智者的对话。作品分为五个部分:“散文·独白”、“散文·对话”、“散文·行走”、“诗歌·骗贼”、“小说·荒谬”。作品语言清新,发人深思。

《心灵的清居和激荡》



江峰 赵胤博 相黎丽 编著
2014年3月出版

赵俊杰的长篇小说《箕山小吏》描述了主人公何峰从出生到艰难求学、从部队到地方几十年的人生经历,展现了半个世纪以来社会的巨大变迁,塑造了一个正直廉洁又踏实能干的基层干部形象。该小说出版后,得到了不少作家、评论家的好评,并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。《心灵的清居和激荡》是多位文学评论家、作家、记者、网友的评论结集,有助于读者进一步了解长篇小说《箕山小吏》的思想内涵及文学价值。



县城过来的沙石路走了80里,转角向北去,就是公社的街,路东依次为生猪收购站、公社大院、供销社、饭铺等等,路西是粮站、小学、修理厂、邮局等等。接下去是街上人家,两边都是高低不平的草房,门前卖豆腐、卖色苕、卖馍……再往前走,有一眼井,井台高出地面不少,井口有数条凹槽,传说是罗成、程咬金打水饮马掣的绳印子。走过湿漉漉的井台,过一座小桥,看见远处的公社中学被杨树包围着。1970年早春,太阳明晃晃,赶集人从各条小路过来,像洪水涌到街上。街上从南到北,人挤人,人吵人,比上海南京路热闹。人群里夹杂着穿城市服装的人,口音混杂,南京话比较多,他们拎着鸡、或鱼、或猪肉、或粉丝,有的人蹲在菜摊子前面挑过来挑过去,也有坐在饭铺里面,埋头喝淀粉鸡蛋糊,苦咸,但是好吃。这些人